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十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九

宋 衛湜 撰

內則第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山陰陸氏曰我有則而彼則之謂之則若王制則有以制之所謂降德于衆兆民以此書曰皐陶邁種德

德乃降黎民懷之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

孔氏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后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降下也記者據諸侯為文命冢宰下教令

於羣衆兆民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雜以天子
言之依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小數以十為等十
萬為億十億為兆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
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
間是大數之法此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冢宰司徒
兩官當備言之今云冢宰是記者據諸侯并六卿為
三司徒或兼冢宰之事鄭意疑而不定故稱或
王氏肅曰后王謂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註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冢宰為司徒之兼官也

東萊呂氏曰内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

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嚴陵方氏曰冢宰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也唯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天子曰兆民非有天下不足以與此

馬氏曰内則之爲言而其詳不如法古之人有曰典有曰則有曰法有曰式凡此皆謂之法蓋可也而君子有所不謂焉施於邦國謂之典施於都鄙謂之則施於官府謂之法施於財用謂之式治邦國以道而

道有常故謂之典治都鄙以事而事有制故謂之則治官府有守而守有政故謂之法治財用以節而節有宜故謂之式然則内則之為則者制於上者也上制其行以為德而其下則之是故后王必降其德而后王使冢宰以降其德者所以為兆民所視傚也繼體之君謂之后其曰后王者指其德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潄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

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鄭氏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礲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

拾也言可以捍絰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鐨之也偪行縢綦屨繫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此論子事父母之法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著縱既畢以笄插

之此謂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横施此笄於

髻中以固髻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

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為飾也緌謂結纓

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也紳笏之

制備於玉藻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

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

韠又加大帶也拾歛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

罷謂之拾拾是收斂之意屨繫謂著屨之時屨上有

繫以結於足也　皇氏曰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屨繫謂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

長樂劉氏曰櫛理其髮縰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為鬌帶之於首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緌飾之加於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徹之詩

云髪彼兩髦實維我儀是也金燧以鑑容也右佩玦者護巨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以遂矢也

長樂陳氏曰帨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礪謂之硎亦謂之礱書曰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觿佩觿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刺之捍韝臂也以韋為之亦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

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
周禮司烜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
即金燧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於
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燧取火則以
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
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
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詩曰赤芾
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内則偪屨著綦鄭

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纒於足故謂之邪幅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偪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禮書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石竹木異其

材左佩皆陽類也環還而玦決皆所以象德乃用之事佩者然反人以環絶人以玦是亦事耳或謂玦即決也以鉤弦而決之且珎飾焉故從玉詩云決拾既佽而決與捍連言之理亦然也管以彄筆遰以鞞刀

山陰陸氏曰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佩事佩無德佩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容刀隨德佩之飾然則鄭氏謂刀鞞也誤矣詩云童子佩觽又曰童子佩韘觽所以治結韘所以禦亂治

結以圓禦亂以方綦所謂絇是也綦綦之也玄端黑屨青絇故綦又訓青綦屨玄端之屨屨之易得也故亦謂之不借許慎說文所謂一曰不借屨是也鄭氏釋弁師謂璂讀如薄借綦之綦蓋是屨也先儒謂薄借之語未聞疏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鄭氏曰紟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鞶小囊也鞶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孔氏曰此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婦人之紟異於上男子紟縰故鄭於此註始云紟今簪也與士冠禮爵弁紟皮弁紟同故鄭註冠禮亦云紟今之簪也喪服女子吉紟尺二寸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鞶囊故云鞶袠餘物皆不言

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鞶袠明為四物而施

矣鄭註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

有繫盖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

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註云容

臭香物以纓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别也

新安朱氏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髻之用

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

山陰陸氏曰白地繡謂之紛若今云鬧裝矣紛繡也

純畫也鄭氏謂凡畫皆畫雲氣蓋有自來矣周官五色紛純即書所謂玄紛純黑地五采繢凡純黼純為上畫純次之紛純又次之其最後繢純繢純一名綴純以此箴管管所以管箴刀礪礪所以礪刀衿纓以衿結纓綦屨以綦約屨纓或謂之緌亦或謂之帨昏禮母施衿結帨婦人謂嫁曰歸以有繫屬為正且男女未冠笄施衿纓前此矣今又施之母以申戒爾雅曰衿謂之袸以此

嚴陵方氏曰針貯以管線貯以纊衿衣小帶也士昏禮所謂母施衿是矣纓非冠纓之纓詩所謂親結其縭是矣纓示有屬縭示有别别於此則屬於彼矣綦屨即著綦於屨與前互文耳

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

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_{禮書}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羮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鄭氏曰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隨時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苴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苴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後退者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

然故鄭註云溫藉也酏是薄粥饘為厚者故左傳註云饘粥也爾雅釋言云饘餬也郭景純謂糜也芼羹案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為菜用菜雜肉為羹也釋草云蕡枲實也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用堇用荁枌榆及新生乾薨相和滫瀡之令柔滑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註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士虞禮葵與荁相對所對不同故註

有異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案庖人云共鱻薨之物鱻薨相對此經以免對薨薨既是乾故知免為新生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

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燠寒候其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

其所宜以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
敬慎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温之芬芳其意以奉
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
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

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
衣之燠將徹之使凊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温也已
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為苛氣虛
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

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别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子夏問孝孔子對之以色難夫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已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矣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則惟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

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此也堇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薧也數者其性為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東萊呂氏曰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臭謂芬芳

庾氏曰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物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若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也總角總兩髦以為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詩所謂總角丱兮是也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也衿與前所謂衿同纓與前所謂纓異此言未笄之女固知非許嫁之纓

矣此所謂纓特以之屬物而已臭謂香物若蘭茝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容謂容受之容言佩間受是臭物也日出而昧爽則未也故謂之昧爽猶傳所謂黎明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拂髦拂髦未冠笄之事不言綦屨童子不屨約容膏物也臭香物也言皆容上衿纓皆有容臭昧爽而朝如成人也朝辨色始入皆昧爽而朝

今言於此盖未冠笄嫌或不能也

新安朱氏曰註言佩容臭為迫尊者盖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内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

孺子小子又後未成人者

孔氏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甲賤之人爰及僕隸

之等

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内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内男服事於外之類是矣蚤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

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鄭氏曰異宫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荒農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伊川程氏曰父子異宫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宫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有東宫西宫有南宫北宫異宫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

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為害又異宮乃容子得申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長樂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

中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㫖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於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膳焉不有㫖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禄也

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宫所以致其敬也然則貴者其禮宜詳賤者其禮宜略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宫也周禮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

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
昏定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言慈不言孝養以旨甘是慈也非孝也
故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東萊吕氏曰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
食之何甘蔬食菜羮進之以禮顔色和悦則食之者
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鄭氏曰将衽謂更卧處襡韜也須卧乃敷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将坐将卧奉席之禮及親起斂枕簟等蚤旦親起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眠卧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眠卧之衾以篋貯眠卧之枕簟既襯身恐其穢汚故以襡韜藏之席則否

長樂劉氏曰此以下至共帥時總論凡事父母舅姑之禮鄉遂五家之長箴職其民而教之者此其定範也文王用之以正其民之性命遂有天下以興王業用是道也周官法令之書提其大綱耳經而紀之其在此乎謂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也將憩而臥於它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臥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為之主羣子婦不敢

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東萊呂氏曰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嚴陵方氏曰衽卧席也別言之則坐者為席卧者為衽合言之則衽亦席

山陰陸氏曰少者執牀與坐侍者舉几則父母舅姑

興矣子婦斂𥜌以是爲節說文云牀安身之坐者至於恭坐則席縣衾斂衾而縣之篋枕斂枕而篋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堥巵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

餕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餕乃食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輙食衣衾簟席枕几侍御

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祇敬之勿敢偪近也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堥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巵酒器匜盛水漿之器僖二十三年左傳懷嬴奉匜沃盥是也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常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

嚴陵方氏曰敦牟四者固不敢用至於餕之時亦或

用焉與讀如預恒食飲謂日常所食飲也非餕莫敢飲食者不敢先尊者擅飲食故也

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鄭氏曰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

而盡之末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衆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山陰陸氏曰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則所謂朝踐盖

在此時然則朝佐餕朝踐之餘也朝踐蚤矣容後或食既食恒餕言父母既食子婦餕之其謂之恒餕則著以其羙者孺子餕故也言羣子婦佐餕不言冢婦冢婦不與也葢舅没則姑老冢婦代政矣上言子婦此言孺子相備也旨甘柔滑盛矣

慶源輔氏曰食須盡親或餘而子餕之其意逺矣推而至於堂構播穫皆此物也未有原特一事耳父没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御侍

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

旨甘柔滑孺子餕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為至

嚴陵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

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鄭氏曰愼齊齊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襲謂重衣也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也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綻猶解也潘米瀾也

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不涉不撅者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曲禮曰不漱裳是裳亦漱此漱澣對文為例耳
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應以唯則無諾也周

旋者周回而旋轉也揖遊者揖讓而遊息也不為人僞之謂慎不以物貳之謂齊胃受疾而為噦心受疾而為噫肺受疾而為咳氣行疐而為嚏欠伸見曲禮解跛倚見禮器解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噦噫嚏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洟則聲貌俱為不恭矣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之便故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以至父母之涕唾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美則敬在內見美則敬在外內心也外事也父子之間敬在心而已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經言父黨無容亦以是也非涉水則不敢揭衣惡其褻也曲禮言暑毋褰裳亦謂是矣褻衣衾者服而不釋與禮服異為褻而不敬故謂之褻不見裏則為其可穢故也父母唾洟不見致其潔也漱若曲禮漱

裳之漱澣若禮䋝澣衣之澣靧面以潘貴其滑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慎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袒裼撅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為之耳父母唾洟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灰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為之則

必得請而後備矣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新安朱氏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此三句文義一樣古註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為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唯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

不敢襄裳也

横渠張氏曰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孝謹苐恐亦不如是之煩時有請焉耳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授器不嫌也奠停地也湢浴室也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

孔氏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别之宜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授器也嘯是自嘯叱是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若其常事以語言處分

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嫌有隱使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皆鄉遂教男女敬别防微之道故男者學業於外志於四方者也不當與知内政復何言哉女者正潔於内志於四德者也不當與知外政亦何言哉言則亂於先王正家之法矣非喪祭之嚴且敬也無急事不相授器焉其相授也女則用篚否則奠之於地外内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

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徃來也不通衣裳惡淆雜也内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内也禮當入内嘯歌則涉乎邪也指目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文王用是以教其民故桃夭之詩歌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也漢廣之詩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者也汝墳之詩歌其婦人能勉君

子以正也茍非敬則防微之道習以成性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篚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為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坐奠之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周官九夫為井則同井而飲此言外内不共井者外雖夫之所同内則婦之所獨故也言外内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

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

慶源輔氏曰内外異事男女異職非祭非喪不相授罷者祭嚴則不嫌喪遽有不暇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坐奠而後取惟當時所授受必如此故於喪祭有不暇也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外内泛也男女切也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山陰陸氏曰詩曰遵彼微行雖閭閻婦女尚知屏避如此微行牆下微步之徑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避嫌是否荅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

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鄭氏曰勿逆勿怠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也甞而待待後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已弗欲謂難其姑已業也姑與之姑使之姑且也遠慰怨於勞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尊者以

飲食與己已雖不愛必且甞之待尊者後命令己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己衣服已雖不欲必且服之待後命而藏去之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嚮成不欲他人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且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者為之待代己者休解而後復本事業於己身也

嚴陵方氏曰唯孝故能於命勿逆唯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以順受之故也勿怠則以勤行之故也若

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

新安朱氏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乎曰慈愛之心也

東萊吕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慶源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

將順之而遽逆之而遂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已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是之謂勿逆勿怠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

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父母舅姑素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不可怒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棄猶爲之隱也

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

數休之則彼共為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為傷恩故也
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而康而色皇極之道也載色載笑魯侯之德也是皆有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

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父母舅姑之命或未盡合乎理惟當順焉而不逆或不克堪其勞惟當勉焉而勿怠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

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己勿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為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閒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撻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犯顔而諫使父母不説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謂純孰慇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東萊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

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遏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嚴陵方氏曰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聲色皆欲柔而怡也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說則復諫坊記所謂微諫不倦是矣子從親之令不可為孝故寧孰諫孰則不暴孔子所謂

事父母幾諫者此也上言鄉黨州閭者與曲禮言稱其孝同意撻之至於流血猶不敢疾怨而況其餘乎自非孝敬之至何以及此故每言起敬起孝焉

馬氏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曰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孝也不衷亦不孝也夫明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後可以諫明乎怨不怨之理而

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故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怨所謂勞而不怨也然則小弁何以怨傳云非所怨不怨則怨出於親之也父子天性也而不若柳蜩淵葦之循其自然之理此其所以若窮人之反歸而不知所届也

建安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

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皆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

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
母不悅非己之罪也不諫而鄉閭責焉則己之罪也
山陰陸氏曰事若小弁雖怨可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
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
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
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
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己亦愛之并明己有妻妾彼父母之所愛己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為自己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也宜其妻者謂與之相善出謂出去案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絶世淫為亂族妬為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共粢盛也

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曽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嚴陵方氏曰婢子婢之子也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矣執事所執之事也事有難易勞逸故也於父母所愛之人猶若是况父母之身乎父母没猶不衰况父母之存乎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故此言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

已故也

慶源輔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吾之姪視吾之兄弟姪與妻則有間焉故易其辭曰雖父母沒不衰然不以親之存沒貳其心則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沒身不衰妻也即妾雖父母沒衰可也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

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悦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也夫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猶易以順聽妻妾吾所親暱亦唯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已也父母没而不衰蓋雖没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宜其不衰也

禮記集説卷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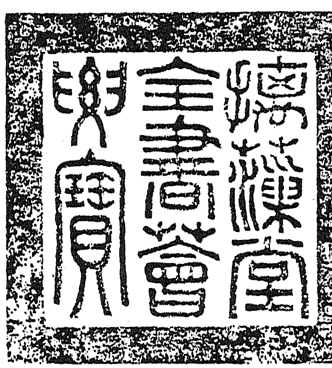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八第八頁後八行宜祭祝於主刊本祝訛祀據經文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貴純之道也刊本貴訛意據經文改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所謂量人受爵刊本量訛爵據義疏改

卷六十九第七頁後八行韘所以御亂刊本所以訛以所今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刋本晏起訛起晏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錢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説卷七十

宋 衛湜 撰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

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君子之心將有為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為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

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慶源輔氏曰檀弓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於此可見也曾子曰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父母既沒當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鄭氏曰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毋怠者雖有勤勞不敢懈倦也不友無禮於介婦者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娣姒猶兄弟也毋敢敵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也命為使令皆下冢婦也

孔氏曰自此至后與之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

冢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故經云姑老不友無禮於介婦者以衆婦無禮故冢婦疏薄之若冢婦無禮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

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亢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新安朱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之義未詳註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敢

江陵項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無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

謂不得侍舅姑之使令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私器私假私與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孔氏曰若舅姑不乏之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别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故也舅沒冡婦唯祭祀賔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茝蘭皆香草也而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

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新受賜人以予已已得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

人賜之今也親賜之又藏以待乏其心終一於舅姑也必請其故賜非誠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

事而后敢私祭

鄭氏曰祗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家猶若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孔氏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也言小宗子及庶子等敬事

大宗子及宗婦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
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富則
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
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私祭祖禰此文雖
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
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雖貴富不敢以

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盖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貧賤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盖宗之親為正統己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山陰陸氏曰子弟猶歸句言適子庶子雖貴富不敢

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罷衣服裘衾車馬雖無貴富所有然亦必獻其上者於宗子

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為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事而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為至者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橫渠張氏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祭焉謂如父有二

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為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為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藍田呂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其支子不得别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宫而祭使其子

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葢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為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葢異宮者必祭於其宮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終事而後

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伸則雖祔食於祖
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庶子不祭祖明其宗
也不祭禰明其宗也
長樂陳氏曰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
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
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
内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
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

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唯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姦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

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禮書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腳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鄭氏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孰穫曰稰生穫曰穛

膳目諸膳也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又以鴳為鴽

孔氏曰自此至薑桂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顯貴賤所食之别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黄黍也下云黄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苽為六膳豆上所

醓羮膮謂羮與胾醢之屬案公食大夫禮文二十豆
者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
炙四炙牛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
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
四物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
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
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為第四行
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也雉十七

兔十八鶉十九鷃二十此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李廵云鴽鶴　熊氏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制造之齊無他焉及其生孰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膷䐃也土畜也羊曰臐熏也火畜也豕曰膮水畜也皆以其

氣臭名之醢胾膾炙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案膳所陳二十豆應公食上大夫之禮則所謂飯亦大夫禮五齊舉一三酒舉二六飯具舉羞籩舉餌羞豆舉酏薦籩舉三薦豆舉四或層出或間具或上下舉亦或舉中焉盖禮有不可勝言也比物醜類使從可知而已熟穫曰穛若今晚稻生穫曰穛若今早稻早稻食之而已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穛晚稻也穛早孰穀也飲與酒以養陽氣名之食與飯

以養陰氣名之羊變羶言臐豕變腥言膮則以腥羶有不可食故也據羊泠毛而毳羶豕望視而交睫腥云醢目諸醢也內有非醢以醢該之鄭氏謂牛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䟽非衍若脯羮雞羮從麥食不貴非食也牛炙醢醢昕以食炙牛胾醢醢昕以食胾牛膾不言醢蒙上醢也炙小肉也胾大肉也膾腥肉也羊炙羊胾同醢下於牛也豕炙豕胾中醢變於羊也魚膾上芥醬變於豕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鄭氏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酏粥也漿酢截也水者清新也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糗擣熬穀也以為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

飱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為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餰是也

孔氏曰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共夫人致飲于賔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註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于賔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賔客之禮醫酏糟註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

屈也案漿人六飲有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為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為一物即以酏為醴者非康成義也鄭氏知醷為梅

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醯醯及若醯醯則醷是醯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是梅漿也清白者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糗餌粉酏者案周禮註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為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摶之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般類此内則作糝與餰故云此酏當為

餰若其黍酏非膳羞所用且餰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

山陰陸氏曰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醴醴酏也可作酒醴酏焉則已矣漿汁滓相漿水而已醷即所謂醫濫即所謂涼涼一名濫濫言功愧於醫其備六飲之數濫矣清清酒若今煮酒白事酒昔酒若今生酒糗餌籩人所謂糗餌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糗餌則餈可知言粉酏則糝可知四者

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服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藜則不糁苽彫胡也稌稻也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

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擱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自蝸醢而下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食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作胖卵鹽大鹽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為飯析脯為羹又以雞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

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濡謂烹煮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者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濡雞醢醬者謂加之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謂濡烹其魚卵謂魚子以魚子為醬濡鼈醢醬者謂烹其鼈加醢及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腶脩者謂腶脯也言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羮兎醢者即上析脯為羮以兎醢配之麋膚魚醢者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

腥謂生肉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桃諸梅諸
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謂
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
之故周禮謂之乾𣩹案周禮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
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與此
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案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
後此則不依牲之次第是上下雜亂故鄭註云其饌
則亂也　皇氏曰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

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兎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服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兎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

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餕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恤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嚴陵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咼而首有角故也其肉可以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也茈即周官六穀之茈也脯羮謂乾三牲之肉以為羮也和糝不

蓼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蓼也蓼味辛或用或否則以其性味各有所宜故也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盖和之以滑者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卵醬魚子醬也

山陰陸氏曰蝸醢醬也食之主無時而不食故曰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而屬下之詞即言蝸醢苽食雉羹嫌下折稌麥食不嘗也服鍜煉之使精脩脩節之使雅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

孔氏曰依經方云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時味與鄭註不同者經方所云

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也

長樂劉氏曰飯食欲温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飲齊宜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則易化而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成品彙聖人順天地而養萬民者也欲其

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參配四時
長養五臟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
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
之減者以少壯言也牛宜稌牛肉稌飯尤相宜也羊
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皆其類也豈獨
於味為宜實亦於人有補焉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
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會膳食之
宜以此又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則食飲膳羞醬珍

之法備用於王而士庶君子之食庸得以放之此大司徒得以取而施諸教治以成人子養親之全德也嚴陵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視與五嶽視三公之視同且氣之温涼寒熱莫不異宜味之酸苦辛鹹莫不異等雖則不齊然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羹齊則雉兎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醓醢齏菹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是也可否相濟謂之和

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故以凡和該之酸所以養骨苦所以養氣辛所以養筋鹹所以養脈甘所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所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蓋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牛土畜土埶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遯遯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

粱穀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粱強而苽弱故也此皆周官會膳食之宜也會之所以有合故各以物之性相合者為宜焉六牲不及雞馬見月令解

延平黃氏曰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謹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蓋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

人有五臟六腑溫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溫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涼而收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溫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茍從其私不知其實害之亦不淺矣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

栗而不及輭在人内有臓腑外有骨肉筋脉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王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輭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内則養脾在外則養肉盖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歟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

所以調燮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強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為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為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為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為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為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

鄉益木之強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強之危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臊益火之強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膏羶皆然夫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臓者脾之爲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爲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秪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爲膳者

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以為食者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有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矣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豖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夫天産陽也有以宜陰地産陰也有以宜陽盖天産足以養精為氣之母地産足以養形為氣之宅凡先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

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慾作陰德以為陰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是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齊所眂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義禮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

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為已者以制其欲哉

王氏（昭禹）曰一氣判而為陰陽陰陽運而為四時春陽中而氣溫夏陽盛而氣熱秋陰中而氣涼冬陰盛而氣寒則溫熱涼寒乃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順之則人所以安拂之則人所以厲故先王無往而不以四時為本者其知善養之道乎夫以春為陽中而其氣溫食地產以養形形以聚氣形溫則氣和而疾

不作故食以温為齊而眡春時以夏為陽盛而其氣熱羮天產以養精精以集神精熱則神從之而不離故羮以熱為齊而眡夏時以秋為陰中而其氣涼醬之味醎醎所以養脉而脉輭則和醬涼則除煩熱而脈得之以輭故醬以涼為齊而眡秋時以冬為陰盛而其氣寒飲所以養陽氣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為不暴故飲以寒為齊而眡冬時然則温熱涼寒天之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醎地之所化以養萬

物者也人之一身與天地流通其氣味所養安可違天之所造地之所化此温熱寒涼之所御所以必順四時之氣而酸苦辛鹹之所節必順四時之味矣夫春為木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則宜多酸以收之夏為火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之氣輭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為金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

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揫斂則宜多辛以散之冬為水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輭故水之味鹹以冬主堅栗則宜多鹹以輭之酸苦辛鹹其味則因四時以為之節若滑與甘則無所加損焉以其為五味之主而生於土故也滑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唯利故能養竅唯緩故能養氣滑以利之甘以緩之正所以調之也黄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輭急食鹹以

輭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
亦謂是也天產以養形地產以養精皆麗乎五行之
氣五行之氣有畏惡相反一有不宜則不惟不足以
養形氣而疾病且乘隙而作先王由是觀膳食之宜
或以五行相生而為之宜或以五行同氣而為之宜
或以五行相尅而為之宜牛土畜也稌金穀也土生
金牛宜稌則以土生金而為宜也羊火畜也黍火穀
也羊宜黍則以火同氣而為宜也豕水畜也稷土穀

也豕宜稷則以土尅水而為宜也犬金畜也粱土穀也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而為宜也鴈火禽也麥木穀也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而為宜也魚水物也苽水穀也魚宜苽則以水同氣而為宜也物類至多不可勝言言其所常食則推類而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牛宜稌以食黍非不可也於稌為宜耳他倣此黍以暑而種粱以涼而收稌宜下地故謂之稌周官食用六穀鄭氏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

孔氏曰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為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

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註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案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鄭知腒為乾雉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

鮑相對鮑為濕魚故知鱐是乾魚也鱐既為乾魚故鮮為生魚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雁故知羽為雁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註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

長樂劉氏曰陽氣始長羔豚將欲盛而壯也春宜食之以助新陽膳用牛膏者欲其順而大也夏陽氣盛極宜抑之使内堅而弗散也故食腒鱐膳以犬膏者

艮為狗能止邪所以抑其過也秋陰方勝長陽將潛
伏其在外者衰宜補益之故牛犢鹿麛補助陽氣者
也膳以雞膏者乾為雞取其健而有常也冬陽伏藏
而陰列於外魚鴈陽物也而善處於陰食之於時宜
也膳以羊膏者兊為羊取其内實而外悦且澤也庖
人所職應時以順陰陽之宜其膳如此
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
小者為宜腒鱐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

故以乾者為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犢與麛皆得以嘗之矣冬則物衆而可進之時故雖飛與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羽鳥也不曰鳥而曰羽者以有別於腒也鮮魚也不曰魚而曰鮮者以有別於鱐也雖然此止足以為時之宜矣茍惟在臟有所不勝食之不足以為善也故又膳之以膏焉膳膏薌者以春木用事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也夏火用事之時肺金有所不勝故必以犬臊之

金氣助養肺也秋金用事之時肝木有所不勝故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也冬水用事之時心火有所不勝故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薌臊腥羶四者皆言其臭也然五臟獨不養腎何也蓋腎所主者水而所克者土腎則五臟之所本而元氣屬焉土則四時之所均而沖氣屬焉所養者既不可偏於一時又不可拘於一物夫月令中央土之祭心而不祭腎者以是而已然月令於冬時祭腎而與三時異此於冬

助養心而與三時同又何也葢彼之所祭者主五臓之形而以養其氣此之所勝者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以五臓為主則一本於腎故與三時異而獨反本以祭焉以五行為主則還相為本故與三時同而均養所不勝而已

山陰陸氏曰方春宜養肝今助養脾方夏宜養心今助養肺可謂善矣凡所謂膳如是而後為善膳用六牲牲天産也以作陰德是之謂善若夏宜腒鱐冬宜

鮮羽是宜而已凡所謂宜如是而後為宜周官言行此言宜者為其宜也故行之故曰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王氏昭禹曰五行之在天下日運而無所停一往一返迭盛迭衰其時可因而不可違其理可順而不可逆而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之而至故先王乗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

性命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也夏行腒鱐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然陰陽之中有餘則愆不足則伏其數有消息而休王隨之其氣有盈虛而盛衰隨之不能順其所宜則失其所養不能察其有餘而助其不足則失其所輔善養者順其時之所宜則其五臟得所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則其五臟得所補故均其宜而使之無過調其適而使之無不及故春則膳膏薌夏則膳膏

臊秋則膳膏腥冬則膳膏羶盖取其衰死者之脂膏

煎和之以相助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鄭氏曰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為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椇枳椇也椇棃之不臧者自牛脩以下三十一物皆人君燕

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録

孔氏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曰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則芝栭是一物也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

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柹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楂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

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

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鹹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羮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

孔氏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案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

專用脯以為食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黄氏曰正道之大致卵胎俯窺四靈為畜者謂九命四民咸無僭禮而周於飲食者也故膾脯是食之珍味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羮胾為食之本也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

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珍者在庶人為肉也斯禮之行民皆恥僭而不欺闇室矣儻庶人無故禮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聖人垂教秦漢失之貪僭之逵既開仁義之源是壅

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矣彼特謂燕居之食耳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

可知庶人耆老不徒食見王制解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椴和用醯者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燒烟於火中也薌蘇荏之屬也

此皆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

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鶉羹雞羹者用鶉用雞為羹鴽者唯烝煮之而已故文在羹下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也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

無用藙也

長樂劉氏曰藙氣味葉實似茱萸也今閩蜀人尚用以和羹謂爲茱萸非也

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爲怱芥以味辛爲介春物方生故宜食性之怱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藙性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

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藙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藙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醯酸而蜹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則醯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而已然牲用醯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山陰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無藙與不藙異不藙不必用藙耳無藙直無藙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者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

孔氏曰自此至攢之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嚴陵方氏曰亙物之美莫如鼈然未大在所不食其

肉為美其竅為醜故下言鼈去醜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者故狼去腸鄉飲酒云亨狗于東方以祖陽氣之發則狗固陽畜膂又陽精之舍且惡夫陽之太勝也故狗去腎狸善搏兔善走是其質之輕疾者而脊尻皆非滋美者也故狸去正脊兔去尻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豚者天一之水畜而腦則天五之土氣存焉既欲以水畜而有所養且不可以所勝者害之故豚

去腦爾雅言魚謂之乙而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其字之文也

山陰陸氏曰雛鼈鼈之雛者夫鼈固美矣然猶如此他物可知狼之腸直狼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豚爲肫豚去腦以此今醫方云豕腦食之昬人精神魚去乙魚腸謂之乙魚柔巽隱伏其内又屈甚矣去乙以此亦魚敗自内

始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相

棃曰攢之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

皇氏曰脫之者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爾雅云肉

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　皇氏又曰作謂動揺

也凡取魚揺動之視其鮮餧餒者不食郭氏云今夲

作𣂺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

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
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柤棃恐有蟲故
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
之樝棃曰鑽之與此大同而小異
山陰陸氏曰朊其皮為朊作其鱗為作魚枽巽隱伏
作之可也擇而撰之為撰儀禮曰棗烝栗擇又曰栗
不擇桃曰膽之去其苦者如去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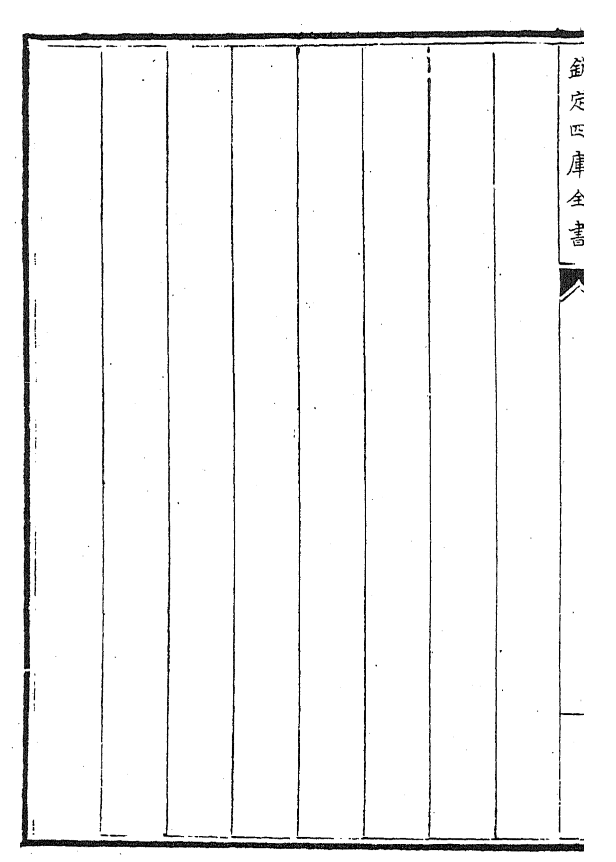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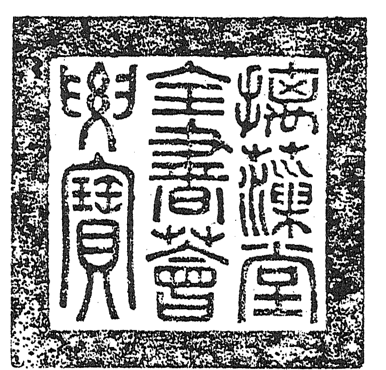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七頁後二行然亦必饜其上者於宗子刋本亦訛以今改

第十六頁前七行細折稻米為飯刋本折訛析據義疏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折稌七也刋本折訛析據經文改後倣此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則宜多辛以散之刋本散訛收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錢球